



PRIFYSGOL CYMRU —————
Y Drindod Dewi Sant
————— UNIVERSITY OF WALES
Trinity Saint David

Undergraduate assignment feedback form

(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)

<i>Student Name: Wenyuan Guan</i>	
<i>Module Code: SICH5004</i>	<i>Student number: 1804022</i>
<i>Module title: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Ancient China: Selected Reading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nd Book of History</i>	
<i>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</i>	
<i>Comments:</i>	
<i>Marker's signature:</i>	<i>Date:</i>
<i>Provisional mark:</i>	
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	

《毛詩治要》與《史記》中的周厲王形象比較

壹、前言

周厲王作為一位推動了西周覆滅的君主，歷來被文人口誅筆伐。在唐代魏徵等編撰的《群書治要·毛詩治要》一書中，收集了五首被認為是諷刺周厲王的詩作，分別是〈民勞〉、〈板〉、〈蕩〉、〈抑〉、〈桑柔〉。本文通過對《毛詩治要》中以上五首詩的解析，結合《史記》對周厲王的描述，探討周厲王的形象，以期對現代人有所啟發。

貳、詩義簡析

一、〈民勞〉

民亦勞止^①，汔可小康^②。惠此中國^③，以綏^④四方。¹

注釋：

①亦、止：均語詞。

②汔：庶幾。小康：稍安。

③惠：愛。中國：西周王朝統轄的中原地區。

④綏：安撫。

大意：

百姓也夠辛苦了，或許你可以稍稍地讓他們安定吧。你把自己國家治理好，就可以治理所有的人。

¹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12年），頁424。

二、〈板〉

上帝板板^①，下民卒瘁^②。出話不然^③，為猶不遠^④。猶之未遠，是用大諫^⑤。价人維藩^⑥，大師維垣^⑦，大邦維屏^⑧，大宗維翰^⑨。懷德維寧^⑩，宗子^⑪維城。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^⑫。²

注釋：

①上帝：君主、帝王。板板：僻遠。

②卒：同瘁，病。瘁：勞累病苦。

③不然：不信，不講信用。

④猶：謀。遠：遠大。

⑤大諫：竭力規勸。

⑥价：善。維：乃，是。藩：多。

⑦大師：太師，古代官名，三公之首。垣，城牆。

⑧大邦：大國諸侯。屏：屏障。

⑨大宗：王的同姓世嫡子。翰：幹，棟樑。

⑩懷德：人民懷念其德。寧：安寧。

⑪宗子：王的嫡子。

⑫無獨：勿孤立。孤立斯可畏也。

大意：

君主離人民多麼遙遠，讓百姓都病苦勞累。上位的人講話不守信用，所作的謀劃都不深遠。因為你的謀略都不深遠，所以我要來竭力規勸。善人眾多，太師是國家的城牆。我們有大諸侯國作為屏障，有嫡系子孫作為棟樑。百姓懷念君

²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25-426。

王的德行，所以國家才會安寧。儲君懷著這樣的態度治理城池，不要讓百姓遭受劫難。不要孤立，否則你將陷入恐懼害怕的境地。

三、〈蕩〉

蕩蕩^①上帝，下民之辟^②。疾威^③上帝，其命多辟^④。天生烝^⑤民，其命匪謚^⑥。
靡不有初^⑦，鮮克有終^⑧。既愆爾止^⑨，靡明靡晦^⑩。式號式呼^⑪，俾晝作夜^⑫。
文王曰咨^⑬，咨女殷商。匪上帝不時^⑭，殷不用舊^⑮。雖無老成人^⑯，尚有典刑^⑰。
曾^⑱是莫聽，大命以傾^⑲。殷鑒^⑳不遠，在夏后之世^㉑。³

注釋：

①蕩蕩：廣大。

②辟：君。

③疾威：暴虐。

④其命：天命。辟：邪惡。

⑤烝：眾。

⑥匪：同非。謚：信賴。

⑦靡：無。初：始。

⑧鮮：少。克：能。

⑨愆：過。止：容止。

⑩明：晝。晦：夜。

⑪式：虛詞。醉後狂呼亂叫。

⑫俾：使。使晝作夜：即以夜作晝。

⑬咨：嗟歎。

⑭不時：不合時。

³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27-428。

⑮舊：舊章。

⑯老成人：舊臣。

⑰典刑：法則。

⑱曾：副詞，一直，從來。

⑲大命：國運。傾：覆亡。

⑳鑒：鏡。

㉑言殷人之借鏡並不在遠，即在夏后之世也。

大意：

廣大的上天，是百姓的君王。上天發威了，給出多麼惡劣的命運。老天給眾多的百姓生機，百姓也要好好作為，要知道天命是不能夠完全信賴的。很多國運沒有不榮盛的，但是很少能夠做到善終。既然你的舉止都錯了，沒有白天沒有夜晚。整天縱欲呼號，把白天當作晚上。文王慨歎說，你們商朝不是生不逢時，而是沒有遵守舊有的法度。雖然國家沒有老臣，還有一些法則可以依照實行。你們竟然都不去遵循舊有的規章制度，國家的命運就因此顛覆。商朝的借鑒並不遙遠，夏朝就是一個例子。

四、〈抑〉

無競^①維人，四方其訓^②之。有覺^③德行，四國^④順之。敬慎威儀^⑤，維民之則。慎爾出話，敬爾威儀，無不柔嘉^⑥。白圭之玷^⑦，尚可磨也。斯言^⑧之玷，不可為^⑨也。⁴

注釋：

①無競：無人能與之競，勝於眾人。

⁴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430。

②訓：順。

③覺：大。

④四國：四方諸侯國。

⑤威儀：莊重的儀容舉止。

⑥柔、嘉：善。

⑦玷：缺。

⑧斯言：政令。

⑨為：挽回。

大意：

善良得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人，四方的百姓都會順著他。有大德行的人，四方的國家都會來歸順。如果有莊重的儀容舉止，就可以成為百姓的表率。你的發言要謹慎，你的舉止要莊敬，這些都沒有不善的，就會得到別人的敬重。白圭的瑕疵還可以磨去，頒布出去的政令一旦出錯，就沒法挽回了。

五、〈桑柔〉

憂心慙慙^①，念我土宇^②。我生不辰^③，逢天憚^④怒。自西徂^⑤東，靡所定處^⑥。
人亦有言，進退維谷^⑦。維此良人，弗求弗迪^⑧。維彼忍心^⑨，是顧是復^⑩。大
風有隧^⑪，貪人敗類^⑫。聽言^⑬則對，誦言^⑭如醉。⁵

注釋：

①慙慙：憂傷的樣子。

②土宇：邦家。

③不辰：不得其時。

⁵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431。

- ④憚：盛，大。
- ⑤徂：往，去。
- ⑥定處：固定的居處。
- ⑦谷：山谷。進退維谷：進退皆難。
- ⑧迪：進。
- ⑨忍心：殘忍之人。
- ⑩顧、復：眷顧留戀之不使其去。
- ⑪有隧：隧然，奔衝而至之貌。。
- ⑫敗：毀敗。類：善類。
- ⑬聽言：順從之言。
- ⑭誦言：讚美之言。

大意：

我整天憂心忡忡，不禁想起故土和家園。我沒有生在好時候，趕上上天震怒降下災難。從西到東，沒有能夠安定下來的地方。人都說這世道舉步維艱，要進要退都很困難。國家有賢能的人，卻得不到任用。那些邪惡的人，卻偏偏受到眷顧。就像狂風橫衝直撞，貪婪的惡人敗壞了多少善人。他們聽到順從的言辭心懷舒暢，聽到讚美的言語就沉溺其中仿佛喝醉一樣。

參、史實考據

一、〈民勞〉

詩序云：「民勞。召穆公刺厲王也。」⁶ 召穆公，召虎。召公奭的後代。屈

⁶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24。

萬里先生以為，「朱《傳》以此為同列相戒之詩。」⁷裴普賢的看法也是：「這是一篇同列互相勸諫的詩。」⁸

如果按照詩小序所說，有沒有道理呢？《史記·周本紀》提到：「厲王即位三十年，好利，近榮夷公。」⁹厲王即位三十年，貪圖財利，親近榮夷公。「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：『王室其將卑乎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載也，而有專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將取焉，何可專也？所怒甚多，不備大難……今王學專利，其可乎？匹夫專利，猶謂之盜，王而行之，其歸鮮矣。榮公若用，周必敗也。』」¹⁰芮良夫勸諫說，王室將要衰微了吧？那榮夷公喜歡專擅財利卻不知道大禍臨頭。利益這東西，是各種事物作用之下和合而生的，是天地所承載的，天地萬物都可以分享利益，怎麼能被一人獨佔呢？一人獨佔必然導致天怒人怨，一個沒防備就大難臨頭了。最後芮良夫強調，榮公如果被重用的話，周朝一定會衰敗的。一個臣子冒著君王之不愉，誠心相勸。但是結果是什麼？「厲王不聽，卒以榮公為卿士，用事。」¹¹厲王不聽，還是重用榮公，後面當然也導致很嚴重的結果。

從《周本紀》來看，說〈民勞〉這首詩是用來諷刺厲王，能夠互相佐證。

二、〈板〉

詩序云：「板，凡伯刺厲王也。」¹²凡伯作這首詩來諷刺厲王。凡，周公的後代，姬姓。周公的兒子有一位叫做凡伯，凡是他的後代子孫在凡這個地方統治的，世人都泛稱為凡伯。厲王在位時期約為西元前 877 年-前 842 年，在周公之後幾百年，自然不可能是周公的兒子那位凡伯寫的這首詩。《春秋左傳》裡面

⁷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新北：聯經出版，1983 年），頁 504。

⁸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 年），頁 699。

⁹ 馬持盈註：《史記今註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），頁 124。

¹⁰ 馬持盈註：《史記今註》，頁 124。

¹¹ 馬持盈註：《史記今註》，頁 124。

¹²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25。

還提到一位凡伯的故事¹³，戎襲周使凡伯之戰。衛國楚丘一帶的戎人朝覲周王，向公卿送了財幣，唯有凡伯不以賓禮款待。魯隱公七年冬，周天子派凡伯來魯國聘問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戎人在楚丘對他加以截擊，俘虜他回去，下落不明。周桓王在位的時代又在厲王之後約 130 年，那這位凡伯不會如此長壽，也不太可能是周厲王時代的凡伯。所以保守來說，這首〈板〉是同僚互相勸戒的詩。

三、〈蕩〉

詩序：「蕩，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。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蕩，無綱紀文章，故作是詩也。」¹⁴ 屈萬里先生的觀點是：「〈詩序〉以此詩為召穆公所作。按：此疑周初之詩，假文王語氣，以章殷人之惡，而明周人得國之正也。」¹⁵ 屈先生認為這是周初時代的詩，因為提到文王。周初到周厲王時代差不多有兩百年。是借文王語氣，來彰顯商朝不得民心，周朝所以就能取商朝而代之。裴普賢則說這首是「西周詩人依據周初聲討殷商的史料，寫成用以警戒周室的詩」¹⁶。是說西周初年的詩人先看到周朝的歷史，假借文王的語氣來勸戒周朝的王室。這詩人就不太可能是周朝末年的人，那麼這篇也很可能不是詩人寫來諷刺厲王的。

四、〈抑〉

詩序：「抑，衛武公刺厲王，亦以自警也。」¹⁷ 屈萬里：「〈詩序〉：『抑，衛武公刺厲王，亦以自警也。』歷來承用此說。按：衛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，卒

¹³ 〔戰國〕左丘明撰：《左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），頁 26。

¹⁴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27。

¹⁵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512。

¹⁶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，頁 708。

¹⁷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30。

於平王十三年。厲王之世，武公未立；知〈序〉說非是。」¹⁸ 衛武公登基是在周宣王時代，亡於平王十三年，等東遷過後周平王十三年他才過世。所以在厲王的時代，衛武公並沒有掌權，沒有那個地位就去諷刺厲王也不合適，恐怕也不是刺厲王的詩。

五、〈桑柔〉

詩序：「桑柔，芮伯刺厲王也。」¹⁹ 芮伯，芮良夫。屈萬里先生的觀點是，文公元年《左傳》引用了〈桑柔〉這首詩的「大風有隧」六句²⁰，說是芮良夫寫的詩。魏徵等人寫的詩序就依照此說，認為〈桑柔〉是芮良夫所寫諷刺厲王的詩。但是詩中「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」²¹一句，大意是，上天降下禍亂與死亡，要覆滅我們所立之王。以此看來，這首詩應當是寫作於東周初年，是詩人慨歎時運不濟的作品。那麼詩序中的舊說就有錯誤。裴普賢也認為，「這是傷歎君昏臣邪，是非顛倒，民風敗壞的詩」²²。那麼，也無法將〈桑柔〉認定為是諷刺周厲王的詩。

肆、總結

有意思的是，以上五篇被魏徵等人認為是諷刺周厲王的詩，除〈民勞〉之外，其餘的〈板〉、〈蕩〉、〈抑〉、〈桑柔〉這四首，詩人寫作的初衷都有很大可能不是在諷刺厲王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魏徵等臣子在選編《毛詩治要》時，與其說那些詩是同僚相戒，或借文王語氣警戒周室，或用來自我警醒，抑或是慨歎

¹⁸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516。

¹⁹ 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頁 431。

²⁰ 〔戰國〕左丘明撰：《左傳》，頁 262。

²¹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521。

²²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，頁 721。

時運不濟，不如都說成諷刺厲王，從而達到警戒、勸諫太宗的效果。如果國君不兢兢業業地照顧好百姓，後世就會有許多人寫詩作文章來抨擊，真正是遺臭萬年。

當然，也不是說這四首詩不是寫周厲王，那厲王就一定沒做過這些事。從〈民勞〉來看，厲王的形象是任用奸臣、苛待百姓。在《周本紀》當中，更是形容厲王「好利、暴虐侈傲」²³，說他貪圖財利、暴虐成性、奢侈專橫，哪怕一個積極的字眼都沒有。然而厲王當朝時並非沒有忠臣，芮良夫和召穆公都非常懇切地勸諫過他。那時百姓都已經不敢開口講話，走在街上都只用眼神互相示意。召穆公就勸諫說：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水。水壅而潰，傷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，為民者宣之使言。」²⁴ 堵百姓的口，比堵塞水流的後果還要嚴重，一定會受到更加強力的反撲。俗話說，堵不如疏。百姓不是死物，堵住了嘴，他們還有思想，還能夠行動。而且不讓百姓說話，跟隨君王您的又會有幾個人呢？到這個地步，厲王還是不聽。之後朝中便沒有人再敢進言。三年後，百姓就反叛了。這也警示現代人，做人一旦到了再也沒有人提意見的程度，事態將會像脫韁的野馬向既定的命數奔馳，再也拉不回頭。

另一方面，就像《論語·子張》中子貢所說：「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²⁵ 一旦有了一個壞的定位，那天下無論什麼壞事都可以歸到那個人頭上。真假難分，無從辯說。雖說虛名不值得看重，只是人畢竟是存活於社會當中，並非是孤立的。名聲惡劣的人不再被信任，推行的事情也會遭遇阻礙。同時，人也代表著其所屬的家庭和團體，惡名不僅傷害自身，也使朋友親人和團體蒙羞。厲王的境遇不僅是唐太宗的鏡鑒，也是對當今時代每一個人的告誡。

²³ 馬持盈註：《史記今註》，頁 124、125。

²⁴ 馬持盈註：《史記今註》，頁 125-126。

²⁵ 〔宋〕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 年），頁 192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專書（按朝代）

〔戰國〕左丘明撰：《左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。

〔唐〕魏徵等編撰：《群書治要譯註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12 年。

〔宋〕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 年。

二、現代專書（按姓氏筆畫）

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新北：聯經出版，1983 年。

馬持盈註：《史記今註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。

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20 年。